



六欲浮屠

看

浮世烟火录

旧时光中的
世情传奇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六欲浮屠

浮世织香录

旧时光中的
世情传奇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世织香录 / 六欲浮屠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2-08542-8

I. ①浮… II. ①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4558号

浮世织香录

六欲浮屠◎著

策 划: 英特颂

特约策划: 陆煥峰

责任编辑: 钱 勇

特约编辑: 吕荣莉

责任印制: 段金华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经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开本	680mm×98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20千字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08542-8
定价	29.00元

经销电话: 021-56550055

目 录

第一章	人言	……	一
第二章	缘起	……	十六
第三章	丧仪	……	四十一
第四章	痴梦	……	六十四
第五章	龙门	……	八十二
第六章	故人	……	一百零四
第七章	辛娘	……	一百二十六
第八章	狐殇	……	一百四十四
第九章	血夜	……	一百六十四

目 录

第十章	狂热	……	一百七十九
第十一章	命运	……	一百九十七
第十二章	崩塌	……	二百一十四
第十三章	牺牲	……	二百三十四
第十四章	匪祸	……	二百五十四
第十五章	苏生	……	二百七十
第十六章	绝恋	……	二百八十二
第十七章	末路	……	二百九十五

第一章 人言

桂川县位于神州腹地，毗邻省城，遥望帝京。县城交通便利，踞东西要道，扼南北咽喉，城周山川迤邐、水泽丰美，历来被看作一块福地。近年来风调雨顺，又逢当世明君主政、县令清廉，虽不比京城荣华，但城中居民活得安宁闲适，颇为惬意。

桂川县是个书香满地、武荫繁盛所在，上溯几百年，不乏将相鸿儒、才子佳人的故事流传。更有传闻五六百年前，这块钟灵毓秀之地还有龙神栖息，不时现身福泽居民。神龙之说当然已渺不可考，但桂川人都知道，就在百余年前，曾蒙开国太祖亲口呼为“圣人天师”、威名赫赫的玄空道长，确实曾落脚桂川县，在城北山麓修了座道观，盘桓五载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至今说到这段往事，桂川人仍颇为自得，自觉与别的穷山恶水不同。

最近，桂川县城里颇有些不平静，街头巷尾弥漫着窃窃私语，所议论的多半是赵家二少爷的婚事。赵家堪称桂川县豪门大户，赵老爷中过举，家中银两田产样样不缺，膝下两位公子均面貌俊朗、文采风流，按说该是人人称羡的一方望族，但赵家也有块多年心病，这便是子息问题。

自二公子赵宣出世后，赵家上下已二十年未有生育，阖家为此遍寻名医，求神拜佛，还请过风水师，皆一无所获。因此，家中对赵宣的婚事越发小心谨慎，定要找个康健得力的女子，好为家里开枝散叶。

前日适逢城外光如寺佛会，赵家夫人率女眷求过签，同另几家夫人们一道在后堂歇息。品茶闲聊间，自然谈到了儿子的婚配问题。赵夫人连声叹息，说也不挑剔姑娘家世相貌，只要脾性好、八字合、身体康健，那就是合意之选。几位夫人面上赞同，纷纷出言宽慰，回去却都掩口嗤笑，说赵家如此狗急跳墙，大概真要迎那个朱菡萏进门了。

夜色沉沉，天寒地冻，今年桂川县已降过几场大雪，莹莹白雪在地上厚厚铺了一层，反射着冷白月光，越发显得天高地远，万籁俱寂。城西赵宅此刻同别家一般进入了沉睡，连大门前的石狮子似乎都比白日里显得柔和温顺，几盏灯笼隐在檐下，映出点点星火，在沉寂寒夜里轻轻摇曳。

大宅内并非全然沉寂，西面一处院墙下，身着蓝比甲的丫头往手心里呵了口气，双手互搓，边碎步小跑，边朝身边的绿衣丫头道：“我觉着……朱姑娘其实没甚不妥，真按咱们老爷太太的条件，朱姑娘做二奶奶挺好的。”

绿衣丫头闻言，扭头白了她一眼，小声道：“你真闲的，现在说这话，城里那些……”她一指院墙外，“外面怎么咋呼，你还不知道吗？别家都等着看咱们家的笑话呢。”

“我本也听着外头那些闲话，觉得朱姑娘怎么的……可是，刚出来被这外头的冷风一吹，好似突然清醒了。仔细想想，朱姑娘跟咱们二少爷相识不是一两天了，真要有什么……”

“得了得了，快进屋去，这样冷的天，净瞎操心。”绿衣丫头截断她的话头，拉着她疾奔了几步，转入一处院落，对她道：“差不多了，快进来，莫坏了老爷的布置。”进屋后，她往外瞥一眼，转身别起门，又低声道：“不过，若非你这么一说，我还不会去细想。说起来，朱姑娘确实没什么错处，也不知外头为何恁多人说什么太过放纵、不检点一类的混账话，没出阁的姑娘被这般口头作践，还活不活了？”

“朱姑娘活不活我不清楚，照今天这阵势，咱们二少爷没准儿是不能活了。”蓝比甲丫头撇撇嘴，趴在窗棂边，盯住了外头空无一人的院落。

月至中天，又渐转斜，赵家院墙上终于现出了一个身影。这人先趴在墙头，抬首朝内看了片刻，方慢慢挪动，顺旁边一溜矮墙滑下来，贴着墙根，蹑手蹑脚地往一处院落里行去。月冷如刀，银白光芒从他背后射来，将人照成一个漆黑扭曲的剪影。眼看刚到院门口，突听暗处一声大喝：

“孽子，还知道回来！”

静夜沉寂，这声断喝不啻炸雷，将这入惊得一个趔趄，险些坐倒在地，抬头往内一看，见几个提灯小厮并好些丫头仆妇簇拥着几人出来，不由得一愣，脸上渐红，低声招呼道：“爹，娘……大哥……”

院内不断有人走出，个个持灯秉烛，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当中之人身披暗

红大氅，身材挺拔，正是当家老爷赵恒丰，身旁站着夫人，再一旁，赵瑞皱着眉头，垂首不语。赵老爷脸色铁青，狠瞪了赵宣片刻，两步上来，一耳光打在他脸上，痛骂道：“你个孽子！半夜三更还去见那妖精，到底想把我赵家的脸丢到哪里去？！”

“老爷！”见上来便动了手，赵家夫人忙上前拉住夫君，一面帮他抚胸顺气，一面使眼色给赵宣，斥道：“宣儿，还不赶紧跪下给你爹认错！”

赵宣脸上阵阵热痛，外出偷会菡萏之事并未告诉任何人，但瞧今晚阵势，显然是早有准备，不知如何走漏的消息？他偷眼扫视一圈，见自己院里的丫环仆役已全被带出来，一排排跪在地下，个个低头屏息，大气不敢喘一口。数十名家丁手持灯烛棍棒，将众人团团围住，四下亮如白昼，只有灯火偶尔爆开发出的一点细微声响。知今夜无法蒙混过关，赵宣渐低了头，慢慢跪倒在地，心头却憋着气，不发一词。

“你还硬气是不是！”看儿子这副倔强模样，赵老爷五分火气顿时升作十分，跺脚大喊：“把那下流坯子捆出来！”家丁齐声应答，从后边推出个人来，扔在赵宣面前。这人一身小厮装扮，被麻绳捆得结结实实，脸上红肿青紫，赵宣一看，正是自己的贴身小厮荣华。

“爹，这不关荣华的事！”见他鼻青脸肿，知是受了父亲的招呼，赵宣忙分辩道，“我出门的事，外头荣华，包括屋里银钏她们一概不知，我佯装睡下，等他们都散了才偷偷出去的。”

“哼，那更该打。”听他辩解，赵老爷心下怒气灼然，冷冷道，“二公子交他们照顾，连人往哪里去了都不知，要他们有什么用？况且……”瞥了荣华一眼，他冷笑道，“他要真不知……今晚我们如何能凑巧撞见你，给你气个半死呢？”

荣华吃了顿家法，身上疼痛不已，本已瘫在地上，听赵老爷这话，急得连连挣扎起来，朝赵宣哭诉道：“二少爷，二少爷您别生小人的气，您虽不说去了哪里，但我们日日跟着您，您心里的计较我们还能不知道？您之前几次出去，大家也知道必是为了朱姑娘，只不说破罢了。今晚您出去后不久，老爷太太就来了，我……我挨不住打，况且……况且，这么冷的天，您一人在外也实在让人担心，我就告诉了老爷，您别恨小的，我也是没办法。”说完趴倒在地，连声呜咽，脸上的青肿被烛火映着，越发显得可怜。

赵宣本有些懊恼荣华在父亲面前告密，此刻见他可怜，也明白此事确实

难以责怪他，只能长叹一声，对赵老爷道：“爹，儿子确实是去见朱姑娘了，但……”

“孽子！”赵老爷一声大喝，打断他的话，劈头盖脸骂道，“你个混账东西，那朱菡萏如今名声败坏，满城都说她不知检点、举止轻浮，跟你勾勾搭搭不成体统，你不要脸，难道我在桂川几十年也不要脸？！那妖精到底有什么好，迷得你家也不回，书也不念，还让我们去提亲……我告诉你，但有我在一天，朱菡萏就休想进我赵家大门！”

“爹！”听父亲说出如此重话，赵宣霍然起身，大声道：“爹怎么也听信那些街头传言？！我虽与菡萏两情相悦，但向来发乎情、止于礼，从未有逾矩之事！儿子虽不成器，尚不敢与浪荡女子勾搭，辱没门风，菡萏只是性情爽利点，但从来行止端庄，何况……”

“宣儿！不要跟你父亲顶嘴！”赵夫人挡在两人中间，赵瑞上前一步，扶住父亲，朝赵宣叹道：“宣弟，怎可朝爹咆哮？这成何体统，快跪下。”

“娘，爹，大哥……请你们听我说两句。”赵宣长叹口气，缓缓说道，“儿子实在不明白，为何这段时日城里突然冒出许多关于菡萏的流言，更不明白为何连你们都听信了。你们明明早就知晓菡萏的，此前也未有反对。况且，她是朱先生的女儿，朱先生学识人品如何，你们还不清楚？大哥与我，幼时皆是朱先生开蒙读书，若朱先生当真教导出……”他顿了顿，似不愿说出那几个字，咬牙道，“真教出个……轻浮无耻的女儿，如何能在城中育人多年？如何能受人尊重？”

“这……”赵夫人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一时难以决断。

赵老爷闻言，冷哼一声，反驳道：“朱先生的人品学识我从未有疑，但父辈清贵、子孙不肖的例子还少了吗？你搬出朱先生来诡辩，还不是想替那妖精开脱？我告诉你，正因为碍于朱先生的面子，我和你娘今晚才在这里，而没有去找那妖精理论！你却不知悔改，来人！”

“老爷！”赵夫人惊叫，赵老爷大手一挥，赵夫人被丫环们半拖半扶地搀到了一旁，两名手持棍棒的家丁跨出人群。赵宣见这阵势，知道今日难以过关，索性闭眼不语。赵老爷指着赵宣，大声道：“给我狠狠教训这个不成器的东西！”

冷月高悬，白雪覆地，桂川县犹在梦里，城西赵宅的一处院落前却是灯火通明，乌压压围了一地人，棍棒挥舞带起的风声和落在皮肉上的闷响交错。赵

宣咬牙挨了几十棍，身上痛不可支，仍死撑着不认错，实在痛得受不住才轻哼一声。看他这般倔强，赵老爷越发愤怒，连声吩咐家丁往死里打。又过片刻，赵宣没了声音，家丁停手查看，发现人已昏迷过去。赵老爷跺脚长叹一声，道声“孽障”，命仆役快抬春凳把他送回房内休养，自己带人离开了。

赵宣昏昏沉沉，不知过了多久，渐觉身上火烧般阵阵疼痛，慢慢睁开眼，只见雕梁画栋，锦屏纱帐，已是身在卧房内。身上伤已经过处理，换好了干净衣裳。床边立着银钏等几个大丫头，个个神色哀戚，眼睛红肿，见他醒来才略松了口气。

“什么时刻了？”赵宣心里挂着件事，隐约看外头日光耀眼，想挣扎着起身。丫头们忙上前按住他，低声道：“午时刚过。二少爷别起来，老爷这次是下了狠手，大夫说您这伤不养个十天半月的怕是不能出门。”

“等不了，我得跟茵菡商量个事……”赵宣方动了两下，便觉昏头涨脑，全身每一寸骨骼皆在疼痛，闭眼歇了片刻，叹道：“我不明白……你们想过没有，为何爹那般听信流言？茵菡人品性格如何，你们当真不明白？”

众人皆不语，父子间冲突到如此地步，她们做下人的替谁说话也不妥。银钏却点了点头，附和道：“我昨晚还跟翠英提呢，确实怪得很。细想来，朱姑娘从未有什么不端之举，不过性情爽快些，为何满城突然就起了许多流言，说得那般难听。”

“是……若非昨晚银钏这么一提，我还从未想过。”翠英点头道。

赵宣不语，房内陷入沉默，丫头们出去安排饮食汤药，独留银钏在旁伺候。看赵宣眉头紧蹙，神色恍惚，她忽然想起一事，虽觉有些荒谬，但此时也只能作一猜想，姑妄听之，遂低声道：“二少爷，流言来得蹊跷，奴婢猜测，会不会其中有古怪？”

“古怪？”赵宣疑惑。

“嗯。我是说……会不会是什么鬼神的缘故？”银钏压低声音，“少爷您是读书人，本不当跟您讲这些。我小时候因灾随家里从陕西过来，就在我们当地，常听说有未能修成人形的精怪出没。传说它们性情顽劣，擅幻术，能魅人，人若欺负了它，它就使尽各种手段坏人名声、毁人清誉，乃至盗窃财物、溺死小孩，甚至害到人家破人亡的地步。”

“有这种事？你见过？”赵宣吃惊，连声追问。

“我未曾碰见，但我本家一个叔父曾招惹到一只黄皮，前后折腾了大半年。”银钏细细说道，“我这位叔父先是好端端走在大路上，青天白日跌断了手臂，接着生意一落千丈，三间铺子都给人盘走。受伤破财不说，家里还鬼影重重，不得安宁，差点连宅子都烧了。后来多亏一位道长路过，使些手段诛杀了那只黄皮，叔父才慢慢缓过来。我想……是不是朱姑娘也无意中招惹到这些，被精怪报复，才有如此蹊跷的流言蔓延。”

“原来如此……”赵宣似有了些方向，思索片刻后对她道，“你说的也不无道理。自与菡萏两心相许，我行事总格外小心，想着若白天见她，给人看见怕落下话柄，晚上无人看到，或许可免小人的口舌。这般谨慎，外头如何得知？况且这闲言来得太过蹊跷，左右不过一月光景，如今竟闹得沸沸扬扬、如火如荼，若非有心为之，断不能有此势头。”

“二少爷，要真是这些怪力乱神之事，如何是好？”

“现在还言之过早……”赵宣思索片刻，渐有计较，吩咐银钏道，“既然你家里有过这种事，对此有些了解，就麻烦你跑一趟，去菡萏那里问问她，看是否曾遇到荒诞不经之事，特别是一个月前那段时间，流言从那时起，若有问题，我估摸着就是在那时闹出来的。”

次日上午，银钏收拾妥当，急急朝城北朱家走去。快至正月，街头各户商铺里已摆出了许多年货，南来北往的客商沿路拉开阵势，各色饮食、衣物、日杂用度，连带北地的骏马、南洋的珍玩纷纷展示在路边，琳琅满目，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一眼望去丝毫不比省城大街逊色。行人车马来来往往，势如流水，一派繁华和乐景象。

银钏急着赶路，低头匆匆行至城北，刚转过街角，便与一人撞了个满怀，猝不及防，她发出一声轻呼，整个人就向后跌去，对面那人手掌一翻，握住她手腕，稳住了两人身形。惊魂方定，银钏抬头一看，不觉眼前一花。面前立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乌发如云，眉似青黛，眼若秋水，瑶鼻端庄，朱唇潋潋，兼之肌肤白腻，蜂腰楚楚，衬着一身整洁的水红冬衣，竟是个绝艳的美人。更闻得她身上一股缥缈的香味传来，清艳幽雅，与闺中常见的胭脂香粉全然不同。见银钏呆望不语，这女子轻笑道：“姑娘不要紧吧？是我莽撞，赶着去市集售香，冲撞了姑娘，在此赔个不是。”言罢施了个礼，转身往集市方向去了。银钏回过神来，看她手臂上挎了个篮子，料想里面就是要販售的香料。

原来是制香之人，难怪身上味道如此可人，只是，桂川县何时来了个这么美貌懂香料的姑娘？

赶到朱家，已快正午。因朱夫子去了陈家拜访，三进宅院此刻皆静悄悄的。朱菡萏将银钏让进房，听她说明来意，蹙眉苦思了一阵，摇头道：“这事好生为难……我已有一年多不曾出城，哪有机会去招惹什么山精水魅呢？”

“并非一定是野外精怪。”银钏将自己叔父的故事又讲了一遍，说道，“像我叔父便是在后园里遇到那黄皮的，我们当地还传说，动物都有灵性，即便是家中猫狗，也有可能成精作怪的。我想啊……这东西或许本事不大，搞不出更多花样，只能这般借刀杀人。”

菡萏点点头，又想了一阵，突然忆起一事，拍手道：“对了，对了，想起来了，一个多月前……那只獾！”

今年桂川县比往年更早入冬，十月底已降下了第一场雪。天黑下去不久，朱家便紧闭大门，早早准备安歇了。朱夫人去世已有数年，朱先生一直未续弦，去年起他身体不大好，便闭了私塾，每日读书习字，与文人墨客来往，守着儿子女儿过活。这天晚上无星无月，朱菡萏做了一阵女红便睡下，睡至半夜，迷糊间似乎听得远处有响动，一个激灵醒来，低声唤外间小丫头，却似乎个个都睡死了。她也不再唤，侧耳听了片刻，只觉响动时有时无，竟是从父亲书房那边传来的。菡萏仗着自己向来比别的女子有胆识些，轻轻披衣下床，也不拿灯烛，摸黑开了房门，蹑手蹑脚朝书房走去。

轻车熟路摸到书房前，将耳朵贴在门上屏息细听，隐约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在门内响起，男女莫辨，口齿也不甚分明，大概能辨出几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却说得怪腔怪调，再细听去，声音又变成了莫名的嘀咕，似乎话被塞在喉咙里讲不清了。

她心下有些怒，又有些好笑，关在书房里念诗，莫非还是个风雅贼子不成？她转身绕至另一边，轻轻开了侧门，走到外面，趴在西面窗户前朝内看去。此时天上黑云渐散，月光朦胧散下来，照得四周影影绰绰，似有无数阴影在其间晃悠，纵然菡萏胆气壮，此时也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愈加小心谨慎。

月光渐明，照得书房内的陈设一一显出，菡萏仔细看去，房内并无入，只有书房正中的桌上趴着个毛茸茸的东西，体形长圆，小耳尖嘴，拖着根尾巴，好似一只獾。这獾压在一本摊开的书上，嘴里怪声怪气念念有词。忽然，獾立

起来，一脚把压着的书本踢下地，跃上书架拖别的书。菡萏看地上已被它扔了好些书册，横七竖八，一片狼藉。想到父亲平日里爱书如命，对书房内一纸一册莫不是精心保存，如今被这畜生糟蹋，不由得动了怒气，匆匆绕回屋内，拿上一把笤帚，推开书房大门。

那獾又扔了一堆书，正趴着书架朝上张望，冷不防被人撞破，惊得毛都炸起来了。甫一回头，笤帚已拍到面前，忙矮身逃窜，一跃下了书桌，就要朝外跑。见獾想逃，菡萏笤帚在地上一横，断了去路。獾差点一头撞在笤帚柄上，忙转身高高蹦起，跳上书桌，顺着一溜书架斜着跑上去，想从上边突围。菡萏笤帚往书架上用力撞去，书架本就不大，受力之下摇晃起来，獾慌乱中奔跑不稳，四脚乱蹬，险些跌下来。见它仍在跑，菡萏又把笤帚往上一拨，照直朝獾脑袋拍去。獾不及站稳，笤帚已至，忙用力一纵跳下了书架，在空中打个滚，狼狈落地。菡萏堵住了门，手中笤帚又长，处处占先，瞅着獾落地，手中笤帚一扔，把柄正好击在獾后腰上，打得獾下半身一顿，嘴里叽哇乱叫，却未曾停步，瘸着腿跃过门槛逃了出去。菡萏追出去一看，獾身影已在一丈开外，两晃间便没人墙根不见了。

这一番打闹响动不小，家里人都醒了，纷纷披衣来看，见书房被翻得遍地狼藉，又忙着收拾，朱先生痛骂两声，问菡萏可看清是何人捣乱。菡萏想起书房外听到的那似人言又似兽语的嘀咕，心觉有异，但父亲受圣人教诲多年，抱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对鬼神之说向来嗤之以鼻，此事仅有自己隐约听到，并无实证，还是不说的好。因此摇了摇头，只说是只野兽捣乱，玷污书斋，已被自己打跑了。

“此后那獾再没出现，但那晚之后，城中就渐次出现关于我的流言，起先我也不在意，想着自幼生长于斯，街坊邻居都认识的，我为人如何难道大家不知道？没想到越闹越大，现在竟成了这样……”说到委屈处，菡萏忍不住红了眼圈。

银钏听她细细说完，也觉有异，或许因这獾被打，回头报复也未可知，决定将此事先回报赵宣，听他安排再作打算。

说完正事，菡萏忍不住问银钏道：“你家二少爷可好？”

银钏心下暗叫不好，知两人情意深重，赵宣昨晚被打成那样，怕半个月都不能出门，直说呢，怕菡萏伤心焦虑；不说呢，这事又瞒不住，过两天不

见赵宣人影，菡萏迟早也得明白。支吾一阵，还是透露了实情，只不过将赵宣的伤势作了些隐瞒，声称并不严重而已。听得情况如此，菡萏纵使性情爽快大方，此刻也低头不语，眉尖越蹙越紧，既忧心赵宣伤势，又担忧赵家对自己成见如此深重，将来如何相处。虽然赵宣与自己情投意合，昨夜会面时甚至说出了“若父母执意不肯，就带你去蜜县投奔姑父一家”的承诺，但不受未来公婆青眼，始终是心头之患。

房内气氛一时有些尴尬，银钏见她这样，不由得又后悔自己多嘴，讪讪安慰两句，正想起身告辞，门外一个小丫头前来叩门，在外请示道：“小姐，有位穆姑娘来见，说您托她抄写的经文已经好了。”

菡萏打起精神，朝外道：“快请进来。”门扉轻响，小丫头领着一名女子进来，银钏一看，正是自己方才在街头撞到的那名女子，不由得有些吃惊。那女子看了看她，淡淡一笑，朝菡萏道：“朱姑娘，这是您要的《金刚经》，已经写完了。”

“穆姑娘辛苦。”菡萏请她坐下，吩咐小丫头去沏茶，自己拿起那两本册子翻了翻，见满篇字迹工整秀丽，只是不大认得。朱先生身为夫子，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不曾教女儿读书，因此菡萏不过略认得几个字。这位穆姑娘并不多话，静待她翻阅，低头看着脚边的篮子。银钏偷眼看去，篮子空空，大约上午携去集市的香料都已售出。

菡萏翻了一阵，放下书册，似乎松了口气，朝她笑道：“有劳穆姑娘，这就让人把钱结算给你。”

“那多谢了。”穆姑娘点头，想了想又道，“若朱姑娘想要什么新奇的香料香粉，也不妨告诉我，比起抄写经文，制香我还更擅长些。”

“甚好。只是你初来乍到，连个服侍的小丫头都没有，一人守着宅子，如何忙得过来？听说你这几日都去集市贩售香料，想必十分辛苦，倒让我不好意思劳烦你了。”

“多谢朱姑娘关心。”穆姑娘淡淡一笑，“这几日制的香今日恰好售完了，我正要做下一批，若有所需，正好一并做出来。”抿了口茶，她抬眼打量菡萏，轻声道：“看朱姑娘眼圈微红，眉目间有忧色，想必有烦心事，我可为姑娘做一份‘春消息’，此香糅合丁香、茴香、檀香、龙脑等诸香之妙，芳华清雅，焚之感触先寒后暖，回味先辛后甘，可悦心怡情，当与姑娘相配。”

菡萏听此香名目韵味，似乎正契合自己当下局面，不由得心头一暖，烦闷

心思中似开了个窍，笑道：“那便为我做一份吧……多谢穆姑娘细心。”思到此，又忍不住叹息道：“如今这桂川县里，恐怕只有穆姑娘不理睬流言，还肯接我的生意，为我这般打算了。”

“我并不知有什么流言。”这穆姑娘依旧淡淡的，起身告辞。银钏在旁留心打量她，只觉她眉目间隐含轻愁，虽容色娇美清艳，却有一股槁木死灰之感，不由得暗暗生疑。待她离去，拉着菡萏问：“这穆姑娘是谁？咱们城里何时来了这样的人物？”

“穆姑娘的事我也所知甚少，只晓得她芳名迎香，乃是半月前迁来桂川的，现就住在我家这条巷子的尽头。那间宅子空了十几年，穆姑娘来到，一眼就相中了，买下来搬了进去。”菡萏顿了顿，又道：“说起来，这位穆姑娘实在奇怪，似乎又有些可怜，一个女子孤身前来桂川居住，连伺候的小丫头也不带两个。我本疑心她是穷苦之身，但她一出手就买下两进的宅子。若说是为避祸而来，理应深居简出，但她又去市集贩卖香料。对了，她还颇通文墨呢，可代各小姐太太抄写经文用来供奉，我这经文就是托她写的。”

“你抄经文做什么？”银钏服侍赵宣几年，也跟着认了两个字，知道那是《金刚经》。

“唉……还不是为流言之事。”菡萏叹道，“你今日即便不来跟我说那些怪力乱神之事，我自己也有所怀疑了，平白无故的，怎就惹了这么多是非？我想佛法广大，所以打算请人抄两卷经，送光如寺供奉着去去邪气。这种闺阁中的东西，若找外边的男人来写，总不如同是女子写的好，更表虔心。”

原来如此。银钏也不懂驱邪去秽之事，只道或许有效便告辞离开，返回赵府向赵宣细细回禀。赵宣一时也未有解决之法，只能一边养伤，一边托人寻找和尚道士驱邪，却无所获，反倒是城中流言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有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快入正月，桂川县的年节气氛日见浓郁，家家户户修葺了房屋，整理了院墙，内外粉饰一新，挂上桃符，酿好屠苏酒，杀鸡宰羊地准备起来，一派新年的喜乐气氛。城里的流言不知不觉中开始有了变化，起初，人言依旧围着菡萏打转，渐渐地，却因翻不出新花样而变得乏味起来，左不过作风豪迈、不知检点一类的旧话，即使是天子口谕，天天听也该厌烦了。况且，自赵宣被打，至今已半月不曾出现，朱家亦大门紧闭，街头巷尾的闲话翻来覆去再没什么好

嚼，只有一颗颗热衷于闲话的心依旧蓬勃着。百无聊赖中，不少人开始注意那个时常在市集上贩卖香料并替人抄写经文的女子。桂川县是个小地方，不比省城有万户规模，南来北往的客商虽多，但大多盘桓几日便离去，几年下来，真正迁居到此的仅她一人，偏偏是个孤身美貌女子，引得人不由得多看两眼。

看的人多了，就难免生出是非来。穆迎香隔三差五在街头贩卖香料，她并不像寻常小贩般高声吆喝，只安静守着篮子，有人上前来问便招呼两句，态度并不热情。她的香不多，往往还装不满半篮，自称都是其亲手制作，有的秾艳轻软，有的幽怨缠绵，还有的淡泊高洁，品质细腻匀净，形状简洁雅致，比之市售寻常香膏香粉好出数倍，引得不少人来询问购买，可惜制量都不多，上午出门去，往往不到中午就售完了。有些人买不到，托她为自己单独制香，她便量力接下一些。

穆迎香生得美，话不多，看起来平和淡雅，又总是独来独往，难免使人好奇，常有人借买香或请她抄写经文之际询问她的事，譬如哪里人氏，为何孤身来桂川县，家中还有什么人，有无婚配，如何学得制香手艺，读过多少书，等等。她仅说曾跟家中长辈学得制香之法，于其他疑问皆浅笑不语，或三言两语就把话带开了。

然而人大多如此，面对越神秘的事物越好奇，忍不住一再探究追问，当追问不得结果时，便自己猜测乃至编造结果出来。也怪桂川县太小了，换了繁华京城，一个女子的来去过往，又有谁会注意呢？对穆迎香刻意回避的态度，城中渐有些风言风语起来，有猜测她是大户人家的庶出小姐，被家里赶出来了；有说她是制香名人的徒弟，出师自立门户；还有说她是省城天香阁的花魁，攒够了赎身银子来桂川县隐居的；甚至还有人疑心她是城外北山上的狐狸，成精后出来祸害人，所以才这般行踪诡秘，那些香用不得，经文也不可找她写，以免冲撞了神佛，不得好下场。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几乎要压过前段时间关于朱菡萏的流言。但穆迎香整日忙碌，深居简出，也不怎么与人谈话，对城中流言似乎并不知晓。

这日，穆迎香又到街上售香，年关将至，各家各户需要的香颇多，她之前制的都已售完了。制香不比其他事务，需精心挑选上等材料，亲力亲为，细细研制加以窖藏，前后几遍工序，待性味融为一体，外表成形后方可出售，十分繁琐。她一人独居，无人帮忙，什么都得亲手做，相当辛苦。加之近期城中找她抄写经文的太太小姐们也不少，念及自己初来乍到，别人给活做就是好事，

便咬牙都接了下来。每日劳累，几乎不得片刻歇息，晚间亦只能睡两三个时辰，此刻走在大街上，只觉脚步轻浮，头重气短，路上雪光日光映在眼里，更是满目白芒乱刺，稍有恍惚，差点一头栽倒。

撑到大街上，迎香放下篮子，长舒口气，想着早点把香卖完，再去卢家、萧家交了抄写的经文，这一天就算完了。兴许，下午回去还能歇息一阵，总这样熬，铁打的身子也经不住。正想到此，忽然胸口一阵闷痛，低头咳嗽起来。

“小娘子，你这个怎么卖？”一个涎皮赖脸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迎香抬头一看，几个折扇轻裘的公子站在面前，当中一个锦帽貂翎，衣着华丽，斜着眼上下打量她，嘴角挂着笑，神色颇为轻浮。看他们不像正经客人，迎香有些不安，打起精神道：“这是肖兰香……”话音未落，对方折扇已朝她下颌伸来，笑道：“什么香，我看都不如姑娘你身上香。”边说边往她身上靠。旁边人见了，齐声哄笑起来，有些嘴里不干不净地嚷着：“穆姑娘国色天香，张公子你不靠近点怕是闻不到呢。”

见有人起哄，这人越发放浪，整个人朝迎香倾过来，嘴里嘟囔着：“那我就靠近点，好好闻一下。”迎香大怒，不及细想，抬手迅如闪电，一耳光招呼过去，厉声呵斥：“下流，莫要太过分！”

这张硕也算世家子弟，仗着家里有钱，身边成日围着一帮不肖之徒奉承，在桂川县眠花宿柳、轻薄脂粉惯了的，想不到这孤女竟如此硬气，敢在众人面前给他耳光吃，顿时怒了。周围人见他被打，个个唯恐天下不乱地聒噪起来，兴奋得脸上通红，纷纷拍手笑道：“哎哟，是朵带刺的玫瑰花儿，张公子没摸到人家的脸，反被人家摸了自己的脸！”张硕脸上热痛，恼羞成怒，用力把迎香往地下一推，大骂：“骚蹄子敢不识抬举！”

迎香今日本就身体怯弱，受他一推，整个人便扑倒在地，撞到肋骨，又忍不住咳嗽起来。张硕恼恨她当着众人折自己脸面，手里折扇一丢，一脚踢翻了装香料的篮子，挽起袖子朝迎香劈头盖脸打来，嘴里痛骂：“骚货，都说你是省城的娼妇，骗够了男人的钱，来这里装什么小姐？爷爷今天就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敢装模作样！”

迎香尚在咳嗽，头上已挨了几下，打得钗环都散了。她连忙抱头躲避，可此时人已越来越多，里外三层，男女老幼都有，把两人圈在中间，不过方寸之地，哪里躲得开？顷刻间，迎香手臂、背上又挨了好几下，突然被张硕一脚踢到腰眼里，剧痛袭来，忍不住叫了一声。围观人群再次哄笑起来，一人朝张硕